

## 102岁母亲晒幸福

□姜淑香口述 瞿光唐整理



我出生于1919年,今年102周岁。我亲眼看到旧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咱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摘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我老太婆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也就没有我全家人的今天。

托共产党的福,我如今耳聪目明,身体硬朗。

我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现均已退休,并成为爷爷奶奶级的老人。老伴1993年去世后,我曾一度独居乡下。虽然也经常去子女家小住,十天半月甚至两三个月,在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里住腻了,感觉还是乡下好。水土好、空气新鲜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人脉环境好,故土难离。隔三岔五地邀几个邻居打打牌、拉拉家常,消磨时光。每次有牌友光临,我总要拿出子女们孝敬的茶点招待。特色茶点来自全国各地,琳琅满目,让牌友们既饱口福又饱眼福。我在介绍各地名特优茶点的同时,时不时感叹一句:“想当年,地主老财家也未必吃得上这些稀罕物啊!”我忆苦思甜晒幸福,意在感恩、珍惜当下,发自肺腑。

我在门前屋后的自留地上,种满各种各样的蔬菜,除草施肥培管,可以动动筋骨,省得像城里人在各种健身器材上锻炼。时常有慕名前来探寻长寿之道的,我乐不可支,正儿八经地总结归纳起来,并让三侯代笔,写成《母亲的养生经》在报刊发表。此后有人来访,我就示之以报刊,晒幸福的资源更为丰富。

子女们工作忙、家务繁,路途遥远,不可能每天陪伴我左右,只有“常回家看看”。十多年前,他们给我安装了电话,兄妹几个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和我联系,及时了解我的生活起居情况。两个堂侄就在附近,也常过来照应。2001年秋某日,83岁的我突发胆囊炎,好心邻居连夜打电话联系我子女,得到了及时救治。当年我们家安装电话,为左邻右舍第一家,图的是方便快捷。电话安装伊始,我就

广而告之,意在给乡邻提供方便。此后,有去外地打工的,有小孩在外地读书的,遇到急事,偶尔来我家打个电话。看到乡邻千恩万谢满意而归,我总不忘叮嘱:“常来啊。”

过去,外出旅游似乎只是城里人有钱人的专利,我这个资深老农倒也时常享有。我常去上海女儿家小住,旅游过杭州、厦门等地。92岁那一年,在女儿女婿及外孙陪同下去了心仪已久的首都北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返回时还顺道游览了南京。大孙子在上海工作,有时特地回老家接我。一个孙子远在南宁,我在儿媳陪同下,在那里一住就是50多天。还有一个小孙子定居在万里迢迢的大洋彼岸,如果长时间乘坐飞机身体能适应,我真想去外国的土地上走一走,看看那里的异域风光。这些年,我让子女们把旅游照片整理出来,或放入相册,或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遇到客人来访,就充当讲解员。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些亲友、乡邻受我影响,见贤思齐,居然成了驴友,幸福感满满。

我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自以为知之甚多。那一天,儿媳拟撰写中国老年报“畅谈发展变化,建言十九大”征文,向我讨教。我就如数家珍,扳起指头予以补充。《我家这五年》见报后,儿媳深有感触:要不是平日我这个做婆婆的善于晒幸福,素材不至于如此翔实生动感人。某报“我的幸福五年”征稿《我家有三张长寿卡》刊发后,我笑逐颜开:“怎么样,老朽我提供的炮弹管用吧?”

2017年,“我眼中的港闸这五年”有奖征文开始后,我让三侯整理,写成《99岁老人的口述:难忘九圩港》。我还动情地说:明年九圩港疏浚工程开工60周年之际,适逢我100岁生日,我还要去看看,告慰那些曾为九圩港工程无私奉献而今长眠九泉的昔日民工兄弟们。

我曾有苦难的过去,幼年丧父,在豆腐作坊做过童工,在纺织厂当过挡车工。老伴去世后,我拿着遗属生活补贴,还有农村尊老金、新农合医疗保险。农村公交化之后,持有公交免费长寿卡。子女们时常给一些零花钱,我根本花不了,享受着旧社会地主、资本家都无法得到的锦衣玉食。毕淑敏说过:“苦难之后即幸福。”我虽没有多少文化,对此却感悟深刻。

为感感恩,我回报社会,经常资助贫困乡邻,自费修桥铺路。我深知,没有过去那么多好人的拉扯帮助,哪有我老太婆的今天啊。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在晒幸福的同时,祝愿普天下的炎黄子孙都健康长寿,期盼党的新时代伟业更加灿烂辉煌。

石榴  
孙镜福

## 只为那庄严的一刻

□袁金泉

五一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在幼儿园上大班的外孙晚上放学回家,兴奋地对我说:“外公爷爷,今天我告诉韩老师了,我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韩老师表扬了我。”外孙脸上露出一副骄傲神态,“我还告诉了同学,我说,我一夜没有睡。”

“一夜没有睡!”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夸张,但也不算夸张。到北京登天安门看升国旗,是小外孙的愿望。还是幼儿的时候,他外婆就教他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时小外孙奶声奶气地常常把“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挂在嘴边。后来,他跟着电视里学会了《歌唱祖国》歌曲,一次单位同事女儿结婚,在妈妈的指导下,他大胆地走上婚礼舞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的童声在婚礼现场响起,赢得嘉宾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于是,我们决定带外孙去北京,看天安门、看升国旗。去年五一节,我们预订了飞机票,没曾想,小外孙感冒了,我们只好放弃了出行计划。今年五一节,我们终于如愿出行,乘飞机直飞北京大兴机场。透过飞机舷窗,白云在脚下翻腾,如雪山似花海,高山在机翼下掠过,长江黄河依稀可见,我对外孙说:“我们一起唱《歌唱祖国》吧!”外孙眨眨眼睛,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为了便于观看升国旗,女儿在网上订了靠近天安门广场较近的东交民巷大饭店。5月1日晚上,我说:“早点睡,明早3点起床。”并把手机上的闹钟定在凌晨3点。外孙没有睡意,折腾到11点多钟才肯上床,在床上不时问这问那的。“为什么要升国旗呀?”“国旗上面的五角星是画的吗?”“天安门是不是过去皇帝住的地方呀?”

半夜12点半左右,我们听到隔壁有响声,并有人在说话:快点起床。估计有人计划比我们更早去天安门广场。凌晨2点,外孙居然醒了,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妈妈说,不睡了我们起床坐吧!于是,我们赶紧穿衣,带了一袋面包和几瓶水,从酒店出发。东交民巷原来是外国大使馆所在地,我们住的酒店就是西班牙原来的大使馆旧址。道路两侧长着粗大的槐树、香樟、栾树和台湾相思树,精干短壮,树枝虬杂,恰似蟠龙蜿蜒,树冠如伞,古朴苍老却又显丽宛清新。路灯泛着黄光,树影婆娑,路上已有三四群人在向着天安门方向行走。外孙迷迷糊糊的,开始时我抱着一路小跑。后来实在抱不动了,就让他下来自己走,距离不长,15分钟左右,来到广场东侧路,人行道上等待安检的人员排的队伍大约有200多米,广场东侧路上临时搭建的六道安检卡口前也排着长长的队伍,还有行人从远处不断向这里汇聚。我拉着外孙的手站在队伍中间,看远处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令我想不到的是,外孙看到远处灯光映照下的天安门,居然说出我感觉是诗的句子来:看她很近,其实很远;

看她很远,其实很近。我有些惊讶,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个六周岁孩童的口中,我想起了骆宾王七岁雏龄吟出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诗句来,理解了,这是环境使然。

天空漆黑,离太阳升起的5点13分国旗还有漫长的时间,我们站在队伍中静静地等待着。为了消磨时光,我对外孙说:我们找找天上的星星吧。外孙抬头望天,竟然找到两颗躲在黑暗中的星星。再找,竟然发现有许多星星在天空,只是不易观察到而已。旁边是一位来自四川的50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睡着了的五六岁大小的孩子,实在抱不动了,索性就坐到地上,把孩子放在大腿上。幸好天气不冷,无风,树叶纹丝不动,好像也进入了庄严的等待状态。安保人员在旁边维持着秩序,不时用手提喇叭宣读着参观须知。

3点15分左右,大批安检的工作人员排着队开始来上班。路上警车一辆又一辆来往,装垃圾的车辆也开来了。近4点,开始安检,6路人群蜂拥而进,验身份证、验包,安检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广播里开始连续播放注意事项。出了安检门,离广场观看升国旗的位置还有300多米,人们潮水般地向涌去,为的是抢占有利位置。我拉着外孙的手也小跑着,女儿和她妈妈也加快脚步,向着警戒栏杆处飞奔。广场上站立着两排维护秩序的安保人员,双手后背,两腿岔开,脸戴口罩,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看着身边的人群碾压地向前冲去,我抱起外孙加入人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穿过警戒人员队伍向前狂奔。后面的人群越来越多,一直排到革命英雄纪念碑。

我们就这样人挨人站着。平时坐不住的外孙,竟能一直坚持到升国旗的庄严时刻。5点左右,东方的天空开始有霞光升起,天空渐渐亮了起来,国旗仪仗队终于从金水桥出来,虽在前方,但还是离得有点远,只能看到国旗仪仗队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着升旗台走来,能听到铿锵有节奏的脚步声传来。仪仗队从升旗台一侧绕过,站到升旗台南边,面向天安门。这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乐曲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奏起,旗手升国旗。

我们在心中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一行热泪从眼眶中不自觉地就流了出来。从凌晨两点等到清晨5点,3个小时的等待的就是这庄严的一刻!

“外公爷爷,你看,月亮婆婆出来了!”小外孙仰望冉冉上升的国旗,忽然指着天空对我说。在东方喷薄而出的太阳的金色霞光中,我看到了一个半圆的下弦月高悬天空,弯弯的月牙儿,就像一张绽放的笑脸在向人们致敬、在向黄河长江致敬、在向高山平原致敬!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鼓励小外孙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唱起来。日月同辉,祖国昌盛!

## 追忆我亲爱的父亲

□海狼

我一直深深爱着  
你二十四年前的模样  
那个早起晚睡的人  
穿一袭宽大的工装  
提着几声咳嗽  
开始在院子里忙碌  
剃猪草,煮早饭,洗衣服  
做完这些,你端着水烟壶  
划亮火柴,面容平静地吸几口  
生活平和,一如既往

春日迟迟,忙完公家的事情  
你急匆匆地回家  
停下自行车,脱了外套  
你习惯去地头田垄  
与那些庄稼悄声细语  
有时停顿,有时转身  
仿佛将爱潜藏在眼睛里  
仔细辨认自己的儿女  
呵护每棵庄稼生长  
耐心地抚正它们的身躯  
有时我也会听见  
你爽朗的笑声

晚霞加重的黄昏里  
我时常看见你坐在墙角边  
修理各式各样的农具  
铁锤在手上闪烁  
你一下一下砸过去

耗尽所有的沉默和力气  
天渐渐黑下来  
一家人吃饭,你倒杯酒  
小口地品咂着  
你喜欢那种火辣的热力  
驱散体内的辛苦

风渐冷,人生有秋冬  
有一天你病倒了  
一生要强的你  
无论怎样拼力地挣扎  
都没能站起来  
天颤,地摇,家塌了  
你永逝,与世长辞  
墓碑沉陷在泥土里  
黑花开在我的胸口上  
犹如沙漠穿心,结成伤疤

云彩飘过,冰雪在流动  
呼喊灵魂,哭伤了眼睛  
后来我一次次梦见你  
新的深渊和新的星星  
也一遍遍在我的诗歌里复活  
让我在泪水中复述你  
幻想着再次相遇严父的慈暖  
一堵文字与纸页的墙  
像雁过冻河的低鸣声  
散发出莫名的伤悲  
和要命的思念

紫琅  
诗会